

军旅小说应在思想上求突破

傅翔 李尚财

代变迁的自然结果,把握这种变迁是作家理所当然的职责,当然也是进行更高层次创作的基础。能够准确地概括和判断这种时代变迁的实质,进而将这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人性、人情与人心深刻、准确地揭示出来,这才是优秀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李尚财:长久以来,军旅文学经常被诟病为观念陈旧,作家们也迫切地希望在“观念”层面出新。徐贵祥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打破了敌我双方人物塑造上的藩篱,不但把我军写得英勇高大,对敌人形象的塑造也较为客观准确;不仅敌军人物有缺点有失误,我军亦有缺点有失误。作家把对不同理想的追求与对一种高尚人格的向往巧妙地融合起来。这种观念的更新和进步,也使得后来的军旅文学不再停留和满足于对敌人形象的“脸谱化”书写。

傅翔: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实际上还远远不够。因为这还只是对旧观念的一种突破,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人与人性本身。

我们常说作家要更新观念,就在于作家受到太多观念层面的束缚。跳开历史的局限去看,问题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历史。

李尚财:如果说“题材拓新”与“观念更新”是有效的,那么,军旅文学未来应该如何创新发展呢?毕竟,曾经的创新引发跟风模仿,过一段时间又会衍生出模式化的问题。

傅翔: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此类题材与领域是否写得尽善尽美且不说,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文学题材都是不可能穷尽的,如生死、爱情、战争。军事也是如此,外在的东西可以相似,甚至故事也可能雷同,但人是不一样的,人也不会写完。因此,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模式化的问题,而是创作主体是否切进了人性的深处,是否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你真正触摸到了人物的灵魂,掂出灵魂的重量,题材的问题或许早已不在作家思考、观察的视域之内了。

李尚财:一般来说,军旅文学写现实这一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过写历史这一路。虽然近年来,部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家对这些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解、认知、消化还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事象还没有成为新题材。

傅翔:一个小说家只关注于挖掘新事象、新内容,希望找到“新路子”来进行军旅文学的革命,我觉得这并非文学的正途。我觉得似乎可以换个思路,与其整天琢磨如何宏大、怎样壮阔而不得,还不如踏踏实实的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关注战争特殊环境中特殊的人、个性的人。

我们对战争文学的创新与突破,不应该总是飘飘地停留在题材创新的层面,不能仅仅满足于占有或者挖掘到一个所谓的好题材、新故事。不去反思、体察、体恤极端经验中的人,就很难贡献出有新意、有高度、有深度的思想。这样的文学,又怎么谈得上创新和突破呢?

李尚财:以你的观察,国外战争文学中,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可以引入到我们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来,给军旅作家提供一种启示?

傅翔:这是肯定的,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等,看似都是老生常谈的作品,这个名单可以很容易拉得很长。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经典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写人,写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与摧残,写战争背后的爱、坚韧和力量。

真正优秀的文学,需要提供对人类的深刻洞见,要有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发现。因此,军旅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题材上的突破,而是要在人性上有突破,在思想上有突破。

傅翔:称之为战争文学、军事文学或者军旅文学,这也是出于评论家概括和命名的方便。文学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作家的目光最终要穿透军事或者战争本身,达至作为生命本体的人,这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容易忽略的问题。

李尚财:从题材上讲,长篇小说《突出重围》曾经给世纪之交的军旅文学带来一些新气象,有人称之为开启了一种“演习模式”,后来又有了《DA师》《高地》《垂直打击》等一系列以“军事演习”为背景的小说和电视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的确,《突出重围》这类作品跨出了军旅文学题材上固有的“三大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生活”,成为一条新的支流。“演习模式”之后是什么,能否找到新的题材生长点,这也成为后辈年轻作家的一种共同焦虑。然而,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作家们持续探索,然而并没有取得令人惊喜的新突破。

傅翔:我以为问题就恰好出现在你所说的突破方向上。一味地希冀通过外在于人的所谓题材的拓新来达到创新的目的,这其实是作家能力低下的一种表征。实际上,题材与内容的变化只是时

艺术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大道至简,大智无惑。

宇宙无非时间、空间;天地无非物质、精神;世间无非自然、社会;精神无非思维、意识。

无疑,时空、自然、事物,既属客观存在,也为认知概念(立名);而精神、思维、意识,既属主观存在,也为反映形态。如是,宇宙万物、社会百态、人间诸念,不外乎主观与客观,或客观与主观,是主客观相统一,或是客主观相一致。

进言之,没有主观认知的客观,存在没有意义;没有客观反映的主观,理念也无价值。然而,客观多谜,理念多惑;客观由道,主观由心。于是,产生了科学,出现了艺术,而自然“拜托”科学,精神“拥抱”艺术。

科学与艺术,既构成人类文明,又

演进人类文明。

显然,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不能没有科学,也不能少了艺术,并且相相而行,并行不悖;相互引领,竞相前行。科学的价值,在于探索天地奥秘,揭示运化规律;艺术的意义,在于解读精神密码,创造灵魂安居。

哲思存言:科学、艺术,自山麓分手,至山巅汇合。“山麓”是文明滥觞,“山巅”为文明远方。

人类文明演进中,科学与艺术,相行致远,相得益彰。艺术在哲学、美学、神学的“簇拥”下,几近一直扮演着引领科学的角色,而科学在艺术想象力的启迪、激发、神往中,也如插上飞翔的翅膀,力行自然与物质世界的远方,不仅进入了分子、原子,还进入了中子、质子,如今,又开启量子、引力波之探域,直面高维时空、平行空间之挑战。这是科学的不凡,也是艺术的魅力。

不言而喻,科学,作为探索时空的一个阶段、一个层面、一个过程,是一种

认知、一种结果、一种存在,常常体现为“物”、表达为“相”、展示为“真”;而艺术,作为解读精神的一种感悟、一种情态、一种祈愿,是一种理想、一种审美、一种境界,常常表达为“意”、呈现为“象”、体现为“灵”。

科学在探“微”求“真”的征程中,一直质疑“想象”的存在,却又不不断验证想象的真实,比如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进而超微观世界。艺术在表“意”润“灵”的探索中,始终建构于“象”,又不断致远于“象”,比如,具象艺术、意象艺术、抽象艺术,进而灵象艺术。

概言之,科学以求真,于宇宙空间(客观世界)中寻觅、发现大道之美,揭示自然奥秘;艺术由润灵,在精神生命(理性世界)里驰骋、追逐美的远方,滋润灵性自在。

如此,科学,一直致力释疑;艺术,始终叩拜灵性。

也如此,科学,探微征程弥坚;艺术,润灵岁月悠长。

还如此,科学,一步攀援一层天;艺

术,灵性自在任由然。

质言之,科学之探微,宏观是以目观物,微观是借“镜”察物,超微观是由“理”悟物,而“理”是逻辑、理念,是“我(主观、理性)”之思想;艺术之立象,具象是以相(对应现实之相)立象,意象是似相(寓意现实之相)立象,抽象是离相(偏离现实之相)立象,灵象是无相立象,而无相立象是为主动立象,是润灵之象、至美之象。

如今,科学正在读懂量子,进而探究、逻辑超微观;艺术正力戒浮躁,整肃乱象、怪象,进入攀援文艺高峰新时代。“气墨灵象”的探研与实践,既是一种新构想,也是一条新路径。问题是,当科学正在进入理性、逻辑探微之时,艺术何时走出具象、抽象、意象之纠缠,变被动审美为主动立象?

事实上,探研与建构极致之美,科学与艺术方最终相会。“气墨灵象”之美,既为以(润)灵为万,也是以理探真。因为,万物有灵,万有相通;无相立象方大美,灵性自在行远方。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以来,收获了不少好评与称赞,荣获了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这部被称作“中国首部原创谍战舞剧”的优秀作品由青年编导韩真、周莉亚共同导演完成,充分地展现了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的融合,精准地表现出江南文化的古典美与优雅美,又兼具现代感与时尚感。《永不消逝的电波》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舞剧“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刻板印象。主创团队的精心编排与演员戏剧化的精准演绎相结合,辅之以声、光、电等新媒体技术的综合运用,使得这出谍战舞剧绽放出别样的艺术魅力。

在表演方面,为了让舞蹈演员更好地理解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抓住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精准地演绎每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上海歌舞团曾数次组织演职人员前往上海相关的纪念馆创作采风,寻找灵感,重温革命历史。演员们从眼神、舞姿、动作、韵律、呼吸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除此之外,编导韩真与周莉亚更是独具匠心地将一些细节巧妙地设计在舞段中,利用特定符号表现人物状态的同时,还暗含了隐喻意义。如剧中多次出现的红围巾是兰芬亲手为李侠编织的,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力。一方面,展现出兰芬的心思细腻与贤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配饰,暗含了两人间的亲密关系,见证了两人间的革命友谊与革命爱情,成为构建人物形象的有效符号。而在追捕戏中,红围巾已然成为李侠身份的标志,地下工作者小裁缝为了保护被特务跟踪的李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毅然决然地抢走李侠的红围巾,围在自己脖子上,成功引开特务,自己却没能逃过特务的枪杀。再比如剧中雨的设计,可谓一语三关。剧中多次出现雨的场景,最直接地表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气候,天气潮湿,阴雨绵绵;透过阴云密布的天气暗示了解放前夕在上海这座城市上空飘着的压抑感、危机感与焦虑感;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阴雨天气隐喻的危险环境中依然冒死传递重要情报与讯息,表现出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坚定和执著信念。

剧本创作方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也可圈可点。编剧罗怀臻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创作出一部结构严谨、感人肺腑的剧本。该剧本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主人公李侠与兰芬假扮夫妻,潜伏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甘愿为上海解放事业牺牲自我、英勇就义的故事。编剧在剧中设置了九个主要人物,且每个人物都是双重身份,比如李侠与兰芬,既是报馆的职员和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又都是地下工作者;又比如柳妮娜,既是报馆的秘书,又是国军情报科科长。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矛盾冲突给整个剧本带来强烈的紧张感与危机感。

舞剧伊始,通过极具年代感的泛黄旧报纸向观众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剧中九个主要人物一字排开,由远及近,缓缓而来。与此同时呈现的,是大屏幕上每个角色相对应的人物信息和身份。独特的开场除了提供大量的基本信息外,还为舞剧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悬疑的色彩。紧接着,在那个被迷雾笼罩的雨夜,手持黑伞的黑人迅速地走进,穿梭,场面调度感极强,带来紧张、焦虑之感的同时,无形之中给这座城市笼罩了一层压迫、危机、神秘的面纱。当观众还未从敌我双方相互斗争的紧张画面走出来时,伴随着舒缓的《渔光曲》,一个个身着旗袍的女子缓缓走来,手持竹蒲扇,脚踏小板凳,在弄堂里起舞,呈现出一幅上海女性的日常生活图景。她们时而坐,时而站,又时而倚窗在板凳上,或遮阴乘凉,或穿针引线,或梳妆打扮,或生火做饭,或倚靠小憩……一连串的身体动作均表达了等待之意,包括盼望爱人安全回家的等待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压迫之感,但透过舞剧演员极强的表现力,隐晦之中也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着丝丝不安与焦急,那是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后面出场的“旗袍舞”段落,融入了爵士、芭蕾、现代舞等元素,将东方女性之美展现出来。相较于《渔光曲》,后段婀娜多姿的“旗袍舞”所表达的人民渴望上海尽早解放、期盼美好生活尽快到来之意更为强烈……

创新舞动红色经典

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朱翔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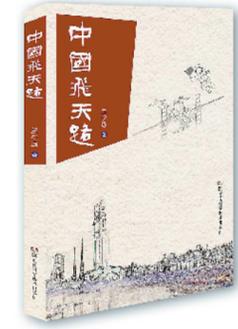
第一次将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电影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半个世纪过去了,21世纪初,涌现出一系列改编作品,如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2010年)、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2011年)、独舞《永不消逝的电波》(2011年)等。此后,电影《密战》(2017年)又名《永不消逝的电波》,歌曲《永不消逝》(2017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2018年)和舞台剧《永不消逝的电波》(2019年)相继上演,这一轮轮的“电波热”,使红色经典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也为年轻受众重温革命历史提供了新的载体,更为新时代主旋律文艺创作如何更加有效地激发受众的爱国情怀提供了有益尝试。

书写飞天在路上

兰宁远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中国飞天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月)是我继《飞天梦》和《挺进太空》之后,出版的第三部航天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它就要付梓的时候,我的记忆回到了1998年。那一年,我加入了中国航天的大军,与载人航天工程这项光荣和梦想交织的事业一路同行;那一年,我开始走进托举“神舟”的发射场,走进千年梦圆的着陆场,走近隐姓埋名的科学家,走近坚毅勇敢的航天员……

不过,当初接触这一切,更多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为完成某项任务,并没有想过要为这项工程书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真正萌生这个念头是在7年前的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为纪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20周年,我在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中担任了总撰稿。在长达3年的拍摄过程中,

我随摄制组来到了工程的指挥者、创业者和实践者们的身体,请他们说说工程决策的前前后后,讲讲工程研制的幕后故事。尽管电视片中可能只出现他们一个镜头,只有几十秒的同期声,但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每个人都要讲上很久很久,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尽的故事。

他们饱含深情的回忆、噙着热泪的讲述,充满自豪的笑声,让我一次次心生感动。无论是专家院士,还是部长将军,或者是普通的技术人员,面对这项跨世纪工程,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选择和国家的需要、个人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辉煌的事业、崇高的精神、可敬的人物,不断地感染着我、打动着,一个想法在脑海里日渐清晰,我要用文学的形式还原那些感动天地的事件和可歌可泣的人物,用文字的力量去记录历史、感动读者。酝酿、采访、写作、修改,我再次走近了这项壮丽的事业。几年时间过去了,曾经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

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也就是用文字去书写一段历史,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情。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困扰,所幸的是,我得到了很多真诚的帮助和支持,作品由青涩单薄逐渐变得成熟厚重。

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打开一扇通向太空的窗户,随着这条中国的飞天之路,对航天事业产生更多的感知和理解。

渴望飞翔,开拓天疆,书写航天,我们正在路上。



出征(中国画)

侯震作

长征

第4787期